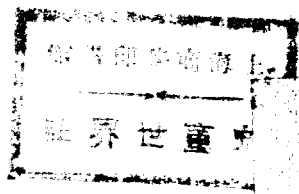


衣萍著

我的祖母

徐志摩题



衣萍著

我的祖母



上海兒童書局發行



80137

小序

祖母逝世之信，到已半月。每憶慈容，時爲感泣。乃以兩日之力，寫此小書，聊記個人之哀思。心亂不文，而事無苟書，意極誠重。嗚呼！世之有祖母者，亦將有感於斯文！

續溪章衣萍記於滬上

八月十五日，一九三二。

我的祖母 目次

小序	一
(一) 祖母是一個無名農人	三——六
(二) 祖母的幼年吃過人肉	七——一二
(三) 出嫁後「連男連女生子十四個」	一三——一七
(四) 做婆婆「有子有孫」	一八——二五
(五) 我家的中落	二六——三〇
(六) 祖母的愛勞動	三一——三八
(七) 我的回憶和我的悲哀	三九——四一



我的祖母

一 祖母是一個無名農人

接着父親的信，知道祖母於七月二十九日在績溪病故了。一月以前接着母親的信，叫我買些參寄回家去。祖母平常是很愛吃參的，所以我還料不到祖母有什麼重病。不料我的參還沒有買去，祖母竟已經長辭人世了！祖母今年已經七十八歲，但她的身體是很康健的，鄉下人來，總說祖母說話的聲音還那麼洪亮，走起路也還是快而且穩，誰料祖母竟

死得這樣快呢？我們總以為祖母會活到八十幾歲，或九十歲的。如今，我們的祖母被死神請去，我是沒有再與祖母見面的機會了，除非在那飄渺虛無的夢中。最難受的，是我這十年不歸家的人。父親來信，說祖母臨終時想我想得很利害。她說：「叫輝孫在我死後的三七中趕回家吧。」但我現在竟不能趕回家，在最近的時間內，對於祖母，我覺得是負了重大的罪過似的。我從什麼地方去對祖母請罪呢？我是從三歲就跟了祖母的。祖母愛我最深，期望我也最篤。但我到現在還是個一無所成的閒人。祖母常對人說：「輝孫是讀書讀壞了，不讀書，在家中陪着我種田，倒也快活，不致常常生

病。」我的病現在總算好了。但十年作客，奔走天涯，我的成就究竟在那裏呢？我所有的還只是一個空虛而苦痛的心。祖母却已經勞動了一生，盡了她最後的責任了。祖母是一個天然的汎勞動主義者，她愛種田，種菜，養雞，養貓，養狗。她愛農夫，愛叫化子，愛瘋婦，愛小工，她天然的同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。然而，祖母是不識字的。不識字有什麼關係呢？宋儒說：「我雖不識字，亦須堂堂地做一個人。」祖母是堂堂地做了一個人了。我願意很忠實的將我記憶的祖母，詳細寫出來，但這不是短時間內可成的事。現在，我寫的只是祖母的一生的經歷與她的性格和嗜好。我覺得，在中

國，支持中國的農村社會而不使崩潰的，不是黨國要人，達官名士，風流學者，威武軍人，而是像我祖母一般的無名農人，因為我的祖母，是許多無數的勞動無名農人之一。



二 祖母的幼年吃過人肉

祖母生在離我們北村五里的一個小村裏。績溪多山，田少人多，所以出外經商的人民很多。又因爲缺少資本的緣故，所以在外面經商的，大概都是些小商人。祖母的父親，在浙江是的一個什麼地方開店的。祖母八歲的那年，洪楊作亂，太平天國的軍隊打到徽州，績溪也被波及了。那時曾國藩自己帶了十萬大軍，駐紮祁門。徽州靡亂得不堪。我們說，太平天國的軍隊，是革命的，反對滿清。但我們祖母却不如此想。她對我談起太平天國的軍隊，總恨極了。罵他們

是「長毛！」她說：「那些長毛，那裏是人！他們見雞殺雞，見狗殺狗，見人殺人。見着小孩們，用鎗刺着小孩的屁股，把小孩刺在空中，小孩哭了，就說：『笑得好！笑得好！』」見着大肚子的婦人，就用刀剗開肚，把胎取出來。見着飯鍋裏有飯，就在飯鍋裏出一小堆大便。見着高大房屋，就用油點火，燒了。做長毛的都不是人，我們叫他們長毛鬼！」

我幼年聽祖母說的長毛故事很多。將來想寫一本長篇小說。我從祖母的口裏，知道祖母的母親是給長毛殺了。她親眼看着她母親的頭在雪地裏滾，眼睛是開着的。母親死了，她就跟着孀母，逃到深山裏去。長毛是不到深山裏來

的。深山裏漫山都是難民，缺少食物。天氣又壞，下着大雪，大雪淹沒了一切。許多人都在石洞裏藏身。積溪多山，山多石洞。起初，有的人家還帶了一些乾糧食物，後來食物沒有了，大家就吃小孩子。山上沒有父母親屬的小孩子也少，大概是七八歲的。那些小孩子餓了，到處亂哭亂跑。於是有人說：「小孩子，來吧，我們這裏有東西給你吃。」小孩子來了，洞裏的人菜刀一揮，不到片刻，小孩子只剩了一身骨頭，躺在地上了。有一次，祖母的嬸母也分了一塊小孩子的肉，放在鍋裏，用火燉着。半夜，祖母醒來，聞見一陣陣的肉香，實在忍不住，再也不能睡着了。她偷偷地瞧見她

的嬌母睡得正濃。她悄悄地起來，走到爐邊，偷開鍋蓋，那時明星在天，寒風澈骨，祖母忍不住在鍋中夾了一塊人肉，放在嘴裏，三嚼兩咽地就吞下肚去了。：

「人肉好不好吃？」我曾問過祖母，好奇地。

「有什麼好吃不好吃，餓了什麼東西都好吃的。人肉很瘦，同瘦豬肉一般。」祖母說。

可是祖母的厄運真不了，吃人肉的當兒，給她的嬌母發覺了，報酬是兩個嘴巴。

「她爲什麼打你呢？」我問。

「因爲我偷人肉吃，所以要打呀！」

「她不許你吃人肉嗎？」

「不，後來還吃了兩塊。」

就在那困難、饑餓、寒冷的受罪的幾個月中，祖母的唯一的孀母也去世了，祖母於是成了孤零的孩子。不久，長毛也走了。她的父親從浙江回來，找着他的唯一的女兒，在斷瓦頽垣中，已經瘦得只剩幾根骨頭了。她的父親把她放在一個篾中，挑着，挑到餘杭路上，繩子斷了，篾子墜了，她的父親說：

「女兒，你大概沒有命了。」

看看還有一口幽幽的氣，她父親討了幾杯開水，給祖母

喝了，於是祖母漸漸活了起來。

可憐的吃過人肉的祖母，是在浙江、她的父親的店中長大的。

三 出嫁後「連男連女生了十四個」

祖母是十八歲嫁給我的祖父的。

曾祖父是在休寧潛阜開了一個小雜貨店。他有四個兒子，我的祖父最小。祖父的三個哥哥都經商。他自己却發憤念書，在金陵考得了秀才和拔貢。

祖母說，祖父的念書是很用功的，他曾兩年不下樓。我
說：

「兩年不下樓，我一定要悶死了。」我從少便好玩。

「能用功，自然不會悶的呀！」

秀才的出路，也很小的。祖父教了幾年蒙館，終於到休寧做生意去了。

祖母嫁給祖父的二十年中，「連男連女生了一十四個。」我的父親是個大兒子，名叫善賓。我的叔叔名叫善培。還有一個小叔叔，從小死了。祖母十一個，大半從小給人家領去做媳婦了，他們的命運多不很好。

我很愛兩個姑母，一個叫做菊鳳，後來死了男人，痛苦得瘋了，常常一個人坐在暗地裏笑。我知道她的笑是哭的反應。她的瘋時愈時發。她不瘋的時節，待我很好。我歡喜吃糖，她每次到家來，總帶糖給我吃。我很同情她。還有一個

小姑母，叫做緣鳳。她嫁在一個深山裏的人家，她的男人做生意，却會說故事。他的三國演義說得最好。他說長板坡中的張飛，大喉嚨一喝，如同半空中打了一個大雷，橋也嚇斷了，曹操的八十三萬人馬也嚇跑了。我相信我那個姑夫口中的三國演義，比紙上的三國演義還描寫得好。

我的母親，當我三歲的時候，生了我的妹妹，我便跟了祖母睡了。祖父從店中回家的時節，我有時同母親睡，有時同緣鳳姑母睡。緣鳳姑母雖然早年出嫁，在我家的時候居多。緣鳳姑母會唱歌謠，而且會說故事，我的祖父最愛講聊齋上的狐狸故事，緣鳳姑母也會說，而且比祖父還說得好。